

面皮人悶师

盗墓者的诡异经历

鬼谷仞 / 著

灵异怪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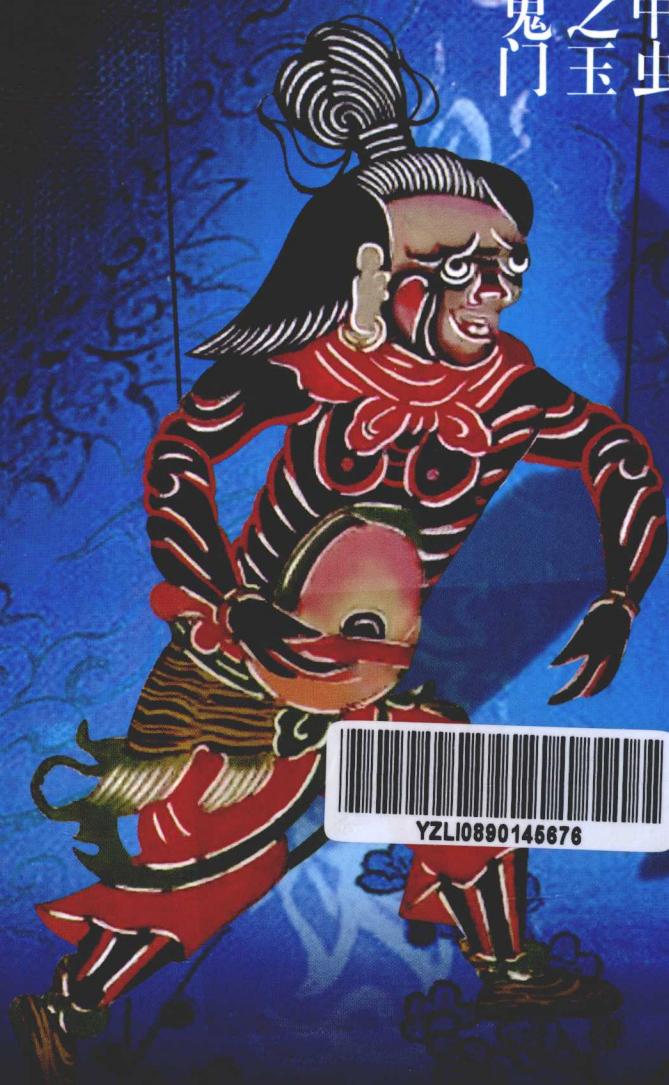
血缘诅咒

杀人人偶

鬼面甲虫

魍魎之玉

阴阳鬼门



YZL10890146676

作家出版社

画皮人間师

鬼谷仞 /著



YZL1089014667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皮人偶师 / 鬼谷仞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63-6233-7

I . ①画… II . ①鬼…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4012号

画皮人偶师

著 者：鬼谷仞

责任编辑：汪 洋 晓 寒

装帧设计：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印张：21

版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233-7

定价：35.8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001 第 1 章 老皮（上）
007 第 2 章 老皮（下）
015 第 3 章 老人的故事（一）
023 第 4 章 老人的故事（二）
030 第 5 章 老人的故事（三）
037 第 6 章 火车（一）
045 第 7 章 火车（二）
054 第 8 章 先祖
062 第 9 章 尸魃
072 第 10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一：人偶师



CONTENTS

- | | |
|-----|------------------------|
| 084 | 第 11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一：如烟 |
| 107 | 第 12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二：针 |
| 130 | 第 13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四：桃骨 |
| 146 | 第 14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五：左脸 |
| 159 | 第 15 章 不速之客 |
| 164 | 第 16 章 消失的通道 |
| 172 | 第 17 章 石头岭诡事 |
| 181 | 第 18 章 后半本笔记 |
| 186 | 第 19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六：摇钱（一） |



- 197 第 20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六：摇钱（一）
- 208 第 21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六：摇钱（三）
- 215 第 22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七：刺皇（一）
- 225 第 23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七：刺皇（二）
- 232 第 24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八：吊人（一）
- 245 第 25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八：吊人（二）
- 253 第 26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八：吊人（三）
- 261 第 27 章 人偶师笔记之轶闻八：吊人（四）
- 267 第 28 章 包裹之中的神秘物

272 第 29 章 失控的人偶

278 第 30 章 蜷蛐之玉

285 第 31 章 深入密林

290 第 32 章 人皮血尸

296 第 33 章 密林中的石门

303 第 34 章 已死之人

303 第 35 章 鬼门签师

318 第 36 章 千年背后的真相

327 第 37 章 尾声

CONTENTS



第①章 老皮（上）

又来了！

我开着车在公路上狂奔，外面是瓢泼大雨，硕大的雨滴砸在车窗上，回荡着沉闷的声音。四周是无尽的黑暗，就连那车灯也在这漫天的雨帘之中变得昏黄不清了。车厢之中格外的闷热，甚至已经有汗沿着我的脖子流进了领子里，脊背上已然透湿。

我踩着油门，在这湿滑的山路上狂奔。水汽氤氲，只能看清楚前面狭小的一条公路。甚至我在想会不会在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弯道，而我的车就这么冲下山崖，像好莱坞的电影一般炸毁在山底呢？不过此刻我宁愿希望在这公路上出个车祸车毁人亡什么的，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受身后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的纠缠了。

我叫季展，二十五岁，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不过现在在一家网络公司任职。家境一般，母亲早亡，父亲在出国之前送了我一辆车，然后就独自飞往美国了。可以说我之前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只不过，有一件事情一直在困扰着我。

从小到大，我可以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现在。

四周变得更加的闷热了，向来喧嚣的国道在十月的夜晚却一下子变得异常的寂静，四周除了雨声，便只有我那沉重的喘息声和车子不安的引擎声。

四周的黑暗在迅速地蔓延，甚至就要吞噬掉车前那一块仅有的光亮了。身后的那个东西却越来越近了，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那低沉的呜咽声透过黏稠的空气钻进我的耳朵里，让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我咬紧牙关，继续加大油门，车子便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在湿滑的公路上疾驰开来。而我的额头上，也不由得渗出了一层密集的汗珠。

四周的黑夜夹带着猛烈的暴雨，就像是一头刚刚苏醒的饥饿的猛兽，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连人带车将我狠狠吞噬。

远处传来滚滚的雷声，闪电疯狂地划破了天边的黑暗，在短暂的一瞬间将大地照得分外明亮。而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我看到在前面的挡风玻璃上，居然印着一张微笑的惨白的脸！

“啊——”

心中的恐惧再也无法抑制地冲破了防线，我大叫一声，然后猛地踩下了刹车。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摩擦声，车子在湿漉漉的公路上滑出很远之后，终于重重地撞在了一旁的护栏上，停住了。

车中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之前的闷热在转瞬之间消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刺骨的寒意。这深秋的寒意似乎在沉寂许久之后瞬间爆发，急速地笼罩住了四周。我甚至都能感觉到每呼吸一次，胸腔就变得格外的疼。

我就这么静静地在驾驶座上坐着，一动也不敢动。闪电已经褪去了，前面仍旧是一团漆黑。但是我不知道那张突然出现的脸是不是仍旧印在那里，用那通红通红的眼睛盯着我。就在刚才那短短的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那张惨白的脸上写满了恨意和不甘，同时又带着一种狰狞的笑容，在死死地盯着我，让我毛骨悚然。

四下里突然变得格外的寂静，除了雨声，什么都没有了。我屏住呼吸，将已经透湿的脊背紧紧地贴在驾驶座上，一动也不敢动。我不知道那张残破的脸是不是还贴在前面的玻璃上，此刻我只觉得手脚已经不听使唤了，就像是有什么千斤的重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让我透不过气来。外面的雨声更大了，在那雨水的冲刷声中，似乎还夹杂着若有似无的哭声，哀怨婉转，却一样的令人毛骨悚然。

难道那张脸就是后面一直在追赶我的东西吗？难道我还是被它追上了？今晚，我会不会命丧这荒郊野岭之中呢？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甚至已经无法思考。我艰难地吞了一口唾沫，试着挪动了一下身子，但是却发现是徒劳。前面那一块漆黑之中，那双眼睛仿佛仍旧在死死地盯着我，对我说：“小子，今晚就是你的死期。”

啪啪啪！

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打车窗的声音，在这静谧的空间中显得异常的刺耳。我不由得吓得一激灵。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国道上，这么晚了，会有谁来拍我的车窗呢？难道是前面的那个家伙？想到这我不禁浑身的汗毛倒竖，心脏都被提到了嗓子眼了！

啪啪啪！

那敲窗子的声音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反而显得更加的急躁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喂，里面的，把门打开！警察！”外面传来了不耐烦的声音。

原来是交警！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身上那千斤的重量似乎在一瞬间消散了。我试着抬起了手想打开车门，却发现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

“那个……警察大哥，麻烦您稍等一会儿，让我缓一下……”我咬着牙摇下车窗，探出头赔笑着对窗户外面的交警说道。那雨帘之中的交警看了我一眼，皱了皱眉，有些厌烦地说道：“你小子撞得不轻吧？喝酒了吧？醉驾还是什么？刚才就接到举报说国道上有一辆车跟疯了似



的，闹了半天就你啊，你……”那交警突然停住了，用狐疑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我，不说话。

我被这古怪的目光盯得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心想这下估计糟了，急忙赔笑着说道：“这位大哥，我不是故意的，你看我这一个新手……”

“你等会……”交警打断我，继续皱着眉头打量着我，慢慢地问道，“你……你是不是……季展？”

我一愣，心想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便点了点头，有些困惑地问：“是啊，你是……”

还没问完，那交警便一拳戳了过来直接捶在我的肩膀上。我被这冷不防的一拳戳得结结实实，不禁疼得龇牙咧嘴，刚想放开嗓子与其理论，就听见那交警扯着嗓子嚷道：“你什么眼神啊，是我啊！老皮！”

我定睛一看，差点一口血喷出来。我深吸一口气，铆足了劲儿把车门打开，冲着那交警嚷道：“怎么是你啊？这荒郊野岭的，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

老皮是我发小，大学的时候去了外地，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没想到今天晚上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居然碰到了。老皮也特别开心地冲我这一个劲儿地乐，乐着乐着脸色就沉了下去，他板着脸问我：

“我说季展，你这大雨天的在这练飞车呢吧？看你这架势也不像是喝多了啊，怎么还把车撞到这栏杆上来了？”

听老皮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刚才我还看见这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脸呢！我不由得浑身哆嗦了一下，急忙探出头去看了一眼那挡风玻璃。车的前脸差不多已经彻底毁了，挡风玻璃上空空如也，根本没有脸的痕迹。老皮看我脸色阴晴不定，就有些不解地问道：“嘿，怎么了你？挡风玻璃怎么了？”

我心想和他说了他也不会信的，于是就讪讪地笑了一下，敷衍道：“没事……看看车被撞成什么样。”

心细的老皮白了我一眼，皱了皱眉头，伸手开了一张罚单扔给我，然后淡淡地说道：“得了吧，从小到大你有哪件事瞒得过我？罚单照开，规矩不能坏。一会儿等拖车过来之后，我请你喝点。咱哥俩可有年头没见了。”

“是啊……”我感叹一句，心里面仍旧是毛毛的，便探出头四下打量了一番。雨下得有些小了，放眼看去，仍旧萧索的公路孤零零地断裂在狰狞的黑夜之中。天上隐约可以看到堆积得分外密集的乌云，让人觉得一阵阵的不舒服。就像是吞下了一大块冰一样，整个胃都有些不舒服。

老皮看了看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眯着眼睛望向前面那一团化不开的黑夜。一时间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我有点不自在，便努力地搜索着话题：“老皮，这么多年你都在哪？”这也确实是我想知道的。

老皮淡淡地笑了一下，说道：“我？还是老样子啊，大学毕业之后就回来了，日子每天都过得平平淡淡的。”

“这些年你一直都在这里？”我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那你怎么不来找咱哥儿几个啊？你知道大家都想死你了！”

老皮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神情突然变得有些无奈，还有一丝落寞。他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我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隐约觉得，老皮心里似乎有什么事情不想对我说。但是又不好多问，也只好坐在驾驶座上，盯着前面的道路。心里想着汽车的修理费肯定不菲啊。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向前走着，我和老皮谁都没有说话，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深秋的寒意浸湿在了雨水里，显得格外的寒冷。刚才一路狂奔时的闷热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这会儿我已经打了好几个寒战。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脊背上，黏黏的，特别不舒服。

过了好久，拖车终于出现在了视线的前方。我不由得长长地松了一



口气，勉强支撑着自己从车里面走下来，看着已经被我撞得支离破碎的车前脸，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雨已经停了，空气中飘荡着细细的水汽，就像是细小的冰碴一样，切割着我的脸颊。老皮跑过去和拖车司机说了点什么，然后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而我则站在那里靠着道路一侧的围栏，看着那块已经出现裂痕的挡风玻璃，心里面不由得再次七上八下起来。

而就在这时，我的目光突然被一件事物所吸引住了，在那挡风玻璃上，我隐约看到了什么东西。于是我向前走了几步，仔细打量着那被雨水冲刷得有些脏的玻璃，然后整个人像是被雷击中一般，不由自主地战栗了起来，巨大的寒意从心底涌了上来，我踉跄地向后退了几步，差点摔倒。

怎么会是这样。

老皮听到我这边的响动，便转过头狐疑地看着我。发现我一脸惊恐的表情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不解地问道：“嗨，你怎么了？”

我铁青着脸，摇了摇头，浑身抖得跟筛糠一样。老皮皱了皱眉头，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那挡风玻璃，仔细打量一番，然后有些疑惑地问道：“我说，这是谁把脸的印子贴在你的挡风玻璃上了？”

第2章 老皮（下）

在那挡风玻璃上面，一个人脸的印象清晰地印在上面，就像是一张透明的面具一般，带着诡异阴森的笑容，似乎在盯着我。

而最诡异的就是，这张脸的表情分明就和刚才我在闪电划亮四周的一瞬间所看到的那张脸一模一样！

老皮打量了那张脸一阵，然后转过身，严肃地对我说道：“季展，你这台车……是不是撞过人？”

我被老皮的问题问得一愣，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说道：“没有啊，这辆车我上个月刚买的啊，除了今天之外，我的驾驶记录一直都是很良好的，根本没有撞过人啊……”说话间我再次不由自主地看向那张脸的印象。那张脸似乎变得更加清晰了，那抹笑容也更加阴暗了。

我打了个冷战，急忙收回目光，但是却撞上了一脸严肃的老皮。我心里感到一阵阵的发毛，似乎老皮的脸色不太对劲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说：“你……怎么了？”

老皮缓缓地摇了摇头，压低了声音对我说道：“季展，等一下我请你喝个酒。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怎么说也得好好聚聚。而且……”他又瞟了一眼那辆车，慢慢咽下嘴里的口水，继续说道，“我有事情想

和你说。”

四周仿佛变得更冷了，夜幕之下的公路在此刻似乎变得有些荒凉。拖车隆隆的声音在耳边不停地响着，我的那辆车也被慢慢地拖走了。而玻璃窗上的那张脸，似乎仍旧没有消散的意味。那扭曲的表情看得我心里一阵阵的毛骨悚然，我急忙侧过脸去，不再去看那张令人浑身不舒服的脸。

拖车带着我那辆可怜的车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四周再度被漫天的寂静所笼罩住了。地上的积水在冷风之中荡起一阵阵的涟漪，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慢慢地凝固，变成一大块坚冰，散发着阴森的寒意。耳朵里充斥着杂音，呼啸的风不时地灌进我的领子里，原本被汗水打湿的衬衫此刻已经完全地被冻干了，寒意慢慢地沁入皮肤，我只觉得特别的冷。

老皮看了我一眼，然后轻声地说道：“季展，你上我的车，咱们喝点去。”

我点了点头，坐上了老皮的车。老皮上车之后没有开车，只是坐在那里点了一颗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轻轻地咳嗽了一下，问老皮：“老皮……你怎么了？”

老皮看了看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却并不回答，只是自顾自地说道：“季展，咱们可有年头没见了……当初我们俩在大院子里整天没心没肺地闹，谁都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的生活会是如此的不同。”

我被老皮的话弄得一愣，不解地问道：“老皮……你还好吧？怎么突然感慨起来了？”

老皮苦笑着摇摇头，然后看着我。我看到了老皮的眼神，不禁一愣。老皮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在那种无奈中，还夹杂着一种不可捉摸的神色。像是一丝恐惧，但是又混杂着深深的哀怨。我突然想起刚才他看到挡风玻璃的时候问我的那句话。

“季展，你这台车是不是撞过人？”

一种无端的恐惧感突然涌上了心头，我深吸了一口气，有些结结巴巴地对老皮说道：“老皮……你……”

“没什么……”老皮打断了我，刚好他手中的那颗烟也抽完了。老皮将烟头扔出窗外，然后发动了车子：“等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吧。”然后一轰油门把车开了出去。

雨后的公路异常的滑，我甚至都能听得见车轮下面那不时传来的刺耳的摩擦声。两旁的围栏在飞速地向后退去，在那一片花白之中，我似乎隐约看到一个人影在飞快地跟着这辆车向前移动着。我急忙坐正，紧盯着前面的道路，不敢再四处乱看。

“季展，你知道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一直不敢找大家吗？”老皮突然问道。

“啊？”我紧绷的神经还没有放松，便被老皮那突如其来的一问吓了一跳，整个人一抖，然后有些窘迫地咳嗽了一声，掩饰地问道：“呃……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老皮叹了一口气，有些哀怨地说道：“不是我不想回来找你们，只是我遇到的事情太诡异，我怕……”老皮顿了顿，似乎在思索着要不要继续说下去。车里的气氛变得有些沉闷，我摇下了车窗，气流一下子涌了进来，狠狠地砸在我的脸上，有些痛。过了好久，老皮才幽幽地继续说道：“我怕会给你们带来厄运……而且……我不知道我说出来你们会不会相信……”

我心里一下子有了一丝古怪的感觉，急忙问道：“什么事情？”

“等一会儿跟你说吧。”老皮笑了笑，摇了摇头。

看着有些奇怪的老皮，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前面的黑夜急速地铺天盖地而来，瞬间将我们吞没。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离开了那条冷清的国道，四周开始出现了零零散散的路边摊。或许是刚刚下过雨的缘故吧，那些路边摊有些冷



清。老皮把车停在一旁，对我淡淡地说：“下车吧，我们喝点。”

我点了点头，走下车。外面的空气里仍旧弥漫着水汽，深秋的寒意在这个寂静的午夜时分逐渐地升级。我披上外套，瑟缩地站在一旁，等着老皮。老皮锁完车，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指了指身后的一排冷清的路边摊，淡淡地说：“找一家吧。”我看了一眼那一排在路灯下显得有些昏黄的路边摊，心里面总觉得毛毛的，就说：“你选吧，我随意。”

老皮也没说什么，只是径直地走到最近的一个小摊前坐下，摆弄着桌子上的筷子，心事重重。我也走了过去。小摊的老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见我们来了，便走过来递上菜单，嘴里念叨着：“哎，下雨天有人来吃饭可真是少见啊……”

我笑了笑，把菜单推给老皮。那老人看了一眼沉默不语的老皮，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神色，然后便恢复了笑眯眯的表情，平静地问道：“两位点些什么？”

我催着老皮点了几个菜，要了几瓶酒。那老人应了一声便转身离去，临走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郊外的夜晚异常的宁静，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雨后的深秋，不远处的道路上空空荡荡，甚至连夜行的车辆也变得少了起来。头顶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一小块空间，老皮的脸上被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看上去有些隐隐的狰狞。

我问老皮：“现在你能说了吧？”

老皮微微地抬起一点头，缓慢地对我说道：“季展……你相信吗？我……经常会看到一些不干不净的东西。”老皮的声音异常的沙哑，似乎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的心里突地跳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摊主老人端来了酒菜，笑眯眯地看着我。摊主家的狗不知为什么一直跑到我身后叫个不停，声音格外的响亮。老人把狗赶到一边，对我说了一句“吃好喝好”就转身离开了。我被这古怪的摊主搞得浑身格外的